

談美國創傷知情學校對 臺灣原鄉學校輔導工作的啟示

The Implications of American Trauma-Sensitive School on Aboriginal School Guidance in Taiwan

張晏淋¹
Yen-Lin Chang¹

壹、前言

近於2018年發布的新修訂國際疾病分類（ICD-11），首度將因創傷事件或負向經驗所引發的相關壓力列為疾病分類（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其實對於創傷的研究，國外相關學者於二十多年前就已開始進行，而這些研究的濫觴乃學者Felitti（1998）進行的一份童年逆境經驗研究（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當時研究了17,000多個對象，想要探討童年的創傷經驗和成人時期的健康之間的關聯性，這些創傷經驗包括肢體暴力、情緒暴力、情緒疏忽、身體疏忽、性侵害、家暴、家長離婚、親人有藥物酒癮問題、家長有心理疾病以及家庭中有人入監服刑。這個研究指出，ACE分數越高，在成年時期有著較高機率的身體與心理健康問題。另外Blodgett（2012）的研究也顯示，ACE分數對於學生的出勤、學校行為問題和整體行為健康問題有非常有力的預測效果。ACE分數四分以上的孩子，他們有多五倍的機率形成缺曠問題、六倍

的機率有行為健康問題、四倍的機率有學習低落的問題及三倍的機率有偏差行為問題。由此可見，創傷議題確實為學生的校園生活適應帶來全方面的影響。

至於如何協助這些帶有創傷議題的學生，已經很多證據都顯示出正向的學校氛圍（包括安全性、連結感和歸屬感、社交和情感能力以及空間環境等因素）與學生的正向表現呈正相關，特別是，正向的學校氛圍與學生成績提升、心理健康的促進、減少缺曠及降低的輟學率皆有顯著相關，同時改善安全和學校氛圍亦可以幫助減少霸凌和鬥毆（Blitz, Anderson, & Saastamoinen, 2016）。

有鑑於此，Massachusetts Advocates for Children和Harvard Law School共同主持了一項聯合計畫—The Trauma and Learning Policy Initiative（TLPI），該計畫與一些學校合作超過10年來發展「創傷知情學校」（Trauma-Sensitive Schools）。TLPI將「創傷知情學校」定義為是一所讓全體學生都能感到安全、受到歡迎和支持的學校，解決創傷對學習的影響是整個學校教育使命的中心，

¹南投縣立延和國中專輔教師
通訊作者：張晏淋，（557）南投縣竹山鎮鹿山路40號 南投縣立延和國中，
E-mail：gergod12@gmail.com



這裡是一個會持續不斷地對問題探究、進行團隊合作、協調、創造及與全體學生共享責任，而且教師也能如同學生一樣持續學習的地方（Cole, Eisner, Gregory, & Ristuccia, 2013）。

筆者則依據自己曾在一所原住民部落國中任職的實務經驗，發現學校多數學生的童年皆有創傷經驗，不論是依附關係的不穩定或疏離，或者主要照顧者因酗酒、失業所產生的家庭暴力等情形，而且這些有很多是持續在發生中的情況。一些研究也分別指出，原住民在家庭暴力、酒精成癮及離婚率皆高於一般平均值（陳秋瑩、王增勇、林美薰、楊翠娟、宋鴻樟，2006；賴力行，2008；教育部統計處，2015），可見創傷議題有較高的機會存在於原鄉學校之中。因此如何從美國創傷知情學校發展的概念，借鏡一些經驗提供原鄉學校作為推動學校輔導工作之參考是本文亟欲探討的。

貳、美國創傷知情學校的發展

美國逐漸有愈來愈多州正以不同的名稱在推動創傷知情學校，而在麻薩諸塞州，則有「創傷知情學校」和「安全與支持學校」（Safe and Supportive Schools）補助計畫，並且正在促成《關於安全與支持學校法案》的立法。根據該項法案，全州所有的學校將制定全校性的行動計畫，建立具有安全性及支持性的創傷知情學校，麻薩諸塞州可謂是推動創傷知情學校最為積極且具有厚實學用基礎的經驗。是以本文依據推動麻州創傷知情學校的靈魂人物—TLPI計畫領銜者Cole及其團隊（2013）所提出的指引為架構，分別就推動創傷知情學校的基礎、創傷知情學校所需的構成要素與運作框架以及創傷知情學校的推動指引

加以介紹。

一、推動創傷知情學校的基礎

（一）瞭解創傷所帶來的影響

超過負荷的創傷事件可能會改變孩子的世界觀，甚至改變他或她發育中的大腦的結構，在表觀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領域的最新研究，證實創傷經歷可能深刻地影響記憶、語言發展和寫作的方式的理解（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2010; Petersen, Joseph, & Feit, 2013）。而且，即使創傷事件已發生在很久的時間之前，孩子們也會對學校的人和事做出因創傷引發的不恰當反應，並且因此在人際及師生關係上遇到困難，因為他們無法對同學或老師產生信任，創傷反應還會破壞學生自我情緒調節、行為和注意力，從而導致諸如退縮、攻擊性或注意力不集中等反應（Cole, Greenwald, Gadd, Ristuccia, Wallace, & Gregory, 2005）。總結來說，創傷對學生產生的影響有下列三個方向（Cole, 2020）：

1. 學業上的影響

閱讀學習、寫作、參與討論並解決數學問題需要具備信任、組織、理解、記憶及產出能力的條件。另一個前提條件則是對於自我專注、情緒和行為的調節能力。而身受創傷經驗的孩子，的確在語言習得、注意力，記憶能力、因果關係的理解以及其他關於學習上的發展都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2. 行為上的影響

許多受創學生所發展出來的應對行為及應對機制，常使教育工作者感到沮喪或採取情緒性的回應，這反而激化學生的對抗心態並增強他們的負面自我形象。創傷所造成的行為問題跟創傷造成



學習困難的原因一樣，都是無法自我調節情緒、對他人的行為和感受的認知扭曲以及無法以適當的方式處理社交界限和表達情緒。

3.關係上的影響

學生因創傷而產生的內在衝突及無論在校園內或校園外形成的對成人的不安全感，都致使他們難以跟同儕或師長發展良好的關係。這使得他們不信任同儕或師長，而這反而讓他們錯失建立及發展對他們有益的人際互動關係。

(二) 從「創傷視角」看學生

在了解創傷對學習上有著神經生物學的影響之後，許多教育者可以豁然開朗，因為這些研究結果鼓舞了許多的教育從業人員，並且導致更大的同理心，使人們對某些學生在學校的偏差行為及其隱含的根源產生看法上的轉變。這些知識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創傷視角」(trauma lens)，通過它可以看到及理解學生其學習、行為和人際關係。另外，通過創傷視角的觀察還可以發現系統性的障礙，引導教育工作者以新的方式回應學生。

(三) 全校性的處遇策略是必要的

讓孩子們感到安全，並且能在學校的各個部分與他人建立聯繫，而不能僅僅是在一個方案中或與一位老師產生而已。學校教職員工並不總是知道特定孩子的問題是否源於創傷經歷，但是如果因此就對那些曾遭受過創傷經歷的學生進行篩查以便識別，反而會進一步給那些可能已經感到疏遠的孩子們造成更大傷害及貼上標籤。相反的，最好的做法是確保可以提供適合「所有」學生的創傷知情學習環境。在具有創傷知情的學校文化中，教育者將可以認識到，創傷經歷可能是學生學習、行為困擾或人際關係困難的核心。隨著這種認識的加深

和理解，教育者將看到具有創傷知情的環境如何幫助身處於困境的學生感到安全、與學校產生連結並投入學習。

二、創傷知情學校的構成要素與運作框架

(一) 創傷知情學校的構成要素

如果要建構一所創傷知情學校，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其構成要素為何，以表明創傷知情對於學生的應對方式，在學校會是以什麼樣態呈現。以下分述六種對創傷知情學校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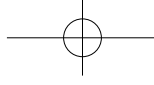
- 1.能為創傷在學習上造成的影響及全校性處遇策略是必須的達成共識。
- 2.能支持全體的學生在生理上、人際上、情感上及學業上感到友善及安全。
- 3.能考慮到學生的人際關係、自我調節、學習能力以及身心健康，並以整體性的方式解決學生的需求。
- 4.能明確地將學生與學校社群聯繫起來，為他們提供多種機會練習新能力。
- 5.能具備對每個學生負有共同責任感的團隊精神。
- 6.能預期和調適學生及其所屬群體不斷變動的需求。

(二) 創傷知情學校的運作框架

創傷知情學校的運作框架旨在使學校能夠建立屬於自己的對創傷知情的運作方式，並為教職員工和學生提供支持。該框架包含六個關鍵要素，將從創傷敏感的角度對每個要素進行評估：

1.組成工作委員會

能否以學校校長及主管階層作為領導與推動是創傷知情學校成功與否的最關鍵之處，其推動目標包含改變校園文化、發展促成改變的計畫與策略、評估



教職員工的需求及意願、運作必須基於保密原則、檢視學生管理政策、外部資源連結之窗口、評估及克服推動的阻礙…等。

2.發展專業成長

專業成長的對象包含全校在內的所有教職員工，只要會與學生有所接觸的人都不能被排除，當然學生的主要照顧者也必須要被納入。而專業成長的向度大致可分為教學及班級經營、創傷處遇的輔導知能及與家庭工作的策略及技巧。

3.連結相關資源

提供外部心理、醫療相關資源協助教職員工、學生及家長，從心理諮詢、評估及診斷到親職技巧、家庭工作等服務。

4.經營班級策略

在經營班級的策略上可以從兩個方向來思考：提供課業上的協助及建立非課室的關係上著手。課業上的協助包含教學方法的探討、使用多元化評量標準；建立非課室的關係則是透過一些班級活動的參與建立學生的自信、自尊及與同儕、老師的關係。

5.建立政策制度

從創傷知情角度來重新考慮一些已經存在的政策，並且可能需要制定一些新的政策，使學校成為受創傷兒童的安全堡壘，而其評估準則可以從政策的嚴謹性、是否能提供學生足夠的安全性及與社區的連結性來考量。

6.邀請親師合作

透過一些活動的辦理跟政策的推動，以確保親師間的密切合作，及溝通上的無礙。

三、創傷知情學校的推動指引

推動的過程是可變的，並且包含每個學校及社區的獨特情況，必須以適合學校背景及學生和教職員工需求的方式來進行。以下通過四個基本問題進行組織，這些問題激發的學習和探究精神，搭配上二段所描述的創傷知情學校「構成要素」與「運作框架」，學校可以沿著明確的軌跡走向對創傷知情的學校。

（一）為什麼我們迫切需要成為創傷知情學校？

透過採取與同事共享學習、建立強大的聯盟、獲得正式和非正式領導人的支持、建立工作委員會及獲得社區上的支持等步驟，能協助回應這個問題。

（二）我們怎麼知道已經準備好制定創傷知情學校的行動計畫？

首先必須要讓工作委員會內部可以運行一段時間凝聚共識及學習成長，並且將這些共識及學習擴展至全校。再來可以針對教職員工進行調查，了解他們對資訊的掌握、實際推動的意見及可能遭遇的困難。接著工作委員會分析調查結果，並透過全校研習座談的方式，以「創傷知情學校構成要素」搭配討論出行動計畫的先後次序。

（三）哪些行動可以讓教職員工瞭解處理事情的優先順序並讓我們成為創傷知情學校？

工作委員會需要就學校將要採取的關鍵行動達成共識並擬定行動計畫，並且可以透過「創傷知情學校運作框架」去發展這個行動計畫，以確保在學校的所有核心運營過程中都具有對創傷的敏感性。



（四）我們要如何知道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所創傷知情學校？

可以透過兩個指標來觀察學校是否改變，首先是教職員工實務工作的方式和學生的行為是否產生質變，像是教師在處理學生問題上的方法及態度是否轉變；另一個指標則是學校定期統計的數據，包括學生的行為指標（例如：出席率更高、遲到減少、轉介的個案量減少）、學業表現（例如：平時考試、定期考試甚至大考的成績是否提升）以及家長的參與程度。

參、創傷知情學校對臺灣原鄉學校輔導工作的啟示

2011年及2014年立法院分別三讀通過修正《國民教育法》第十條及《學生輔導法》，讓臺灣的學校輔導工作可謂進入一個新的紀元。《學生輔導法》帶來的重要改變包括明定各級輔導組織、確定三級輔導架構、增置輔導人力、規範輔導知能提升及培訓管道、規範輔導設備與資源及明定轉銜輔導與服務機制，這些改變使得學校輔導工作有一個很好的根基持續開發及細緻發展（王麗斐、李佩珊、趙容嬋、柯今尉，2018）。林清文（2007）指出，中央政府應協助各校自有的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制定符合地方及學校特色的實施內容。因此，為了切合學生需求，最好能夠依據學生需求發展學校本位的輔導計畫，並視當地社區民情風俗、人員組成特殊文化背景脈絡，發展自訂各校特色以及發展性輔導工作的重點（王麗斐主編，2013）。

筆者身為第一批（2012年）進入到一所原鄉的部落國中的專輔教師，深感文化背景脈絡對輔導工作的推動有著至深的影響。在考量原住民學生的文化因

素及輔導需求，發現美國創傷知情學校的推行給了原鄉輔導工作一個很好的視野，因為其服務對象的議題極為類似，運行的架構及依據的法源也與臺灣現行的輔導體制多有契合之處，因此可以作為發展原鄉校本特色輔導工作之借鏡，茲臚列下列三項具體建議：

一、透過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凝聚全校教職員工對創傷知情學校的願景

創傷知情學校有一個很大的軸心的就是全校性處遇策略參與者必須涵蓋全體教職員工，而這跟《學生輔導法》第七條所明示的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均負學生輔導之責任，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然而在實務現場，我們會發現輔導工作的運行，多半是由輔導處在執行，其他處室或者導師多半還是用訓育的方式在因應及處理學生問題，此乃輔導種子尚未深入到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心中之緣故。而創傷知情學校在推動教職員工形成共識有一個很值得參考的歷程架構，以下就結合臺灣學校已有的組織，提出適合原鄉學校運行的建議：

（一）落實及深化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的功能及角色

推動創傷學校所有的動能實際來自於學校的工作委員會，臺灣在此點上已有比起美國更好的根基，就是我們的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是被法律規範及保障的，只是目前在實務工作現場會發現，輔導工作委員會的運行徒有形式而不具備引領學校輔導工作發展之用途。因此校方領導階層，若能好好運作此工作委員會，進行創傷知情相關業務的推動及給予教師專業和情感上的支持，無論是在行政效力及法源依據上，皆能提供良



好的基礎使政策得以實踐與落實。

（二）校長應擔起推動學校輔導工作的 領導者及倡議者角色

由於輔導工作委員會尚未被落實及深化，因此學校在實際運作上仍是以處室的劃分來執行各項業務，然輔導工作的推動必須是以整體來考量，如果單以輔導處的角色來進行推動，很容易流於本位主義，造成處室間的溝通不良，因此校長的角色就顯得至關重要，校長必須整合學校內部及外部資源，讓學校輔導工作能夠完整統合，所以校長能否具有前瞻性的輔導思維，兼顧學生實際的需求，領導校內各行政處室及全體教職員工，擘劃具備創傷知情的學校輔導工作計畫，乃是校長必須擔任起的重任。

二、發展專業社群平台提升教職員工對創傷知情輔導知能

建立創傷對學習所造成影響的認識與處遇作為，並且能夠持續不斷地成長學習，是創傷知情學校展現服務動能的來源，所謂輔導知能應該涵蓋學校管理、教學方法、班級經營及專業支持等面向。另外能否有固定時段及平台，讓學校教職員可以針對創傷議題進行相關的輔導知能研習及討論，則是能否持續推動的關鍵。在目前臺灣現行的教育政策下，已有教師精進教學計畫及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可以辦理校本研習及專業發展社群，加上配合現行學校原有的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領域會議時間，在現有的制度之下，以有多個穩定且具法令規範的運作平台在運行，而推動者只需要將創傷議題的軸線標示出來，以創傷知情為軸心進行相關議題的探討及活動的推動，讓第一線的教師可以從中學學習及成長，並且激發討論降低學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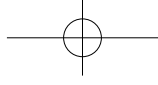
差，如此便能將創傷知情的概念深植於學校各個層面的運作之中。

三、擬定明確工作計畫及發展輔導 工作指導手冊

創傷知情學校的推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與其說創傷知情學校是執行了一套輔導方案，倒不如說創傷知情學校是進行一場校園的文化變革，變革指的是對學生問題成因的重新詮釋；變革指的是教師利用嶄新的思維及做法來看待及因應學生問題；變革指的是學校之所以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文化的創建是可以永續發展的，因為文化不像政策或制度會因人或時間的變化而有所變動。原鄉學校因為規模較小又地處偏鄉，校長及教師的高流動率，使得政策難以連貫及形成文化，因此更需要有明確的輔導工作計畫，甚至發展校本的輔導工作指導手冊，將符合學校核心的輔導需求及運作方式，透過文字化的過程進行傳承與延續，並且也能以此為基礎不斷檢討及修正，讓原鄉的輔導工作得以從文化上進行轉變並且得到永續的發展。

肆、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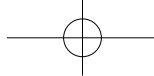
本文試圖從美國創傷知情學校的發展歷程中，汲取其推展及建構的經驗，作為推動臺灣原鄉學校輔導工作之參考。筆者在原鄉學校擔任專輔教師將近七年的時間中，一直感受到力有未逮之處，總覺得有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窘迫感受，究其原因乃是筆者未曾以全面性及策略性的角度來檢視輔導工作的內涵，只能偏向因循故習的模式，以呆板的工作方式，來施行輔導計畫與實施策略，並未能考慮學生真正的輔導需求。幸而透過美國創傷知情學校所提供



的視角，得以讓筆者重新架構原鄉輔導工作的重點及優先次序，更清楚輔導工作推行的核心為何，及如何一步一步地達成目標。不過在探討美國創傷知情學校的發展進程時，也發現其實目前臺灣的現行輔導工作體制已經相當完善，並且有充足的法源依據，只是健全的骨架下少了血肉和靈魂，所謂的血肉和靈魂就是具備輔導理念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而如何散播這個輔導種子到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心中生根發芽，那便是我們這些第一線輔導人員責無旁貸的使命感了。

參考文獻

- 王麗斐、李佩珊、趙容嬋、柯今尉（2018）。臺灣輔導的基石：學校輔導工作六十年的回顧與展望。載於蕭文、田秀蘭（主編），*臺灣輔導一甲子*（3-98頁）。新北市：心理。
- 王麗斐（主編）（2013）。*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臺北市：教育部。
- 林清文（2007）。*學校輔導*。臺北市：雙葉書廊。
- 陳秋瑩、王增勇、林美薰、楊翠娟、宋鴻樟（2006）。原鄉的家庭暴力及受暴婦女求助行為之探討—比較原漢之差異。*台灣公共衛生雜誌*，**25**（1），65-74。
- 賴力行（2008）。原住民酒癮相關因子之探討—以台灣中部某原住民部落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醫藥大學，台中市。
- 教育部統計處（2015）。近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庭背景概況。*教育統計簡訊*，**25**。
- Anda, R. F., Butchart, A., Felitti, V. J., & Brown, D. W. (2010). Building a Framework for Global Surveillance of the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39*(1), 93-98. <https://doi.org/10.1016/j.amepre.2010.03.015>
- Blodgett, C. (2012, July). *Adopting ACES screening and assessment in child serving systems*. Working paper. Retrieved from <https://s3.wp.wsu.edu/uploads/sites/2101/2019/12/ACE-Screening-and-Assessment-in-Child-Serving-Systems-July-2012.pdf>
- Blitz, L. V., Anderson, E. M., & Saastamoinen, M. (2016). Assessing Perceptions of Culture and Trauma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forming a Model for Culturally Responsive Trauma-Informed Schools. *The Urban Review*, *48*, 520-542.
- Cole, S. (2020). A Safe Haven A trauma-sensitive school can be the hub of a vibrant, supportive community. *Principal*, *99*(4), 20-23.
- Cole, S., Greenwald O'Brien, J., Gadd, G., Ristuccia, J., Wallace, L., & Gregory, M. (2005). *Helping Traumatized Children Learn*. Boston, MA: Massachusetts Advocates for Children, pp.21-41.
- Cole, S. F., Eisner, A., Gregory, M., & Ristuccia, J. (2013). *Helping traumatized children learn: Creating and advocating for trauma-sensitive schools*. Boston: Massachusetts Advocates for Children.
- Felitti V. J., Anda R. F., Nordenberg D., Williamson D. F., Spitz A. M., Edwards V., Koss M. P., et al. (1998). The relationship of adult health status to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 245-258.

Harvey, M. R. (2007). Towards an 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 in trauma survivor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14(1-2), 9-32.

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2010). *Early Experiences Can Alter Gene Expression and Affect Long-Term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10*.

Cambridge, MA: 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at Harvard University.

Petersen, A., Joseph, J., & Feit, M. (2013). *New Directions i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Research*.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fo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statistics (11th Revision)*. Retrieved from <https://icd.who.int/browse11/l-m/en>

